



九

樂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
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
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
郡隣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
圯缺闢廳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恠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若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學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

寧城集 卷二十四 二
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檉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人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止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濟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人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洒
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旣夕凡遊於其堂者蕭
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鄙塵土之
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
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
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
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
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
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
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

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鷺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不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

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予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嘉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甲東西一舍濤濶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兩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
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灌長江之清流
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目適也或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
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
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
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
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
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
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

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畜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五卿大夫尚冠長劔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

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
以直節命焉夫物夫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
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
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
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
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
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皁察之政而行不失於
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
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

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
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
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
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
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
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
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旣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

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瞻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旣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

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旣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煒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壘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爲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旣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

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果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詭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爲一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

監未幾移鳳州司法五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家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叅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立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

起剽略父老驚怖相卒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
 中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
 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
 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
 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立及公去負任
 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
 為立規約訟遂止雖為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
 而安之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
 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為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
 仕至諫議大夫號為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

能晉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恐懼時方闕守公
 領州事陰為之備而卒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
 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
 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
 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
 鄉書手張宗乂為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
 子為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
 事權貴訴于府府為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
 傳上旨以宗為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
 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

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今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木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椽公帥寮舊嫁之能知衡州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

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何視佗人必此爲姦訊之而伏佗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俾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

閩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
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
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
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
眉山永壽鄉高港甲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
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旣沒相繼而亡季
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迺
進士王東美次迺遂州節度推官任更李適宣德郎
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
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

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
衰平居不治產業旣沒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
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
泣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
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公沒二
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旣
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特記錄又益散滅則
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祀聞
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
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

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轍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爲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

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議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干外

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參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

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旣歸老穎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旣薨夫人不御珠翠

羅統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已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於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

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入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棐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孫陝州司戶叅軍憲新授滑州章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勲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奉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微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

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
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復知
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
而子斐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文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
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勤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
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
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
與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
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
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
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
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
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夫禪師茫無
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舅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
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嚼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
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
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

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檗師為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列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談歸而跌坐欲化衆強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

煖香輒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備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况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

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為師說智者不當疑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為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跌坐以偈告衆以將

入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變髻髮髯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

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
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
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續溪
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
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
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即睡夢有告者曰如
閑師復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矍然即於夢中作
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
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
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玉刹

或於見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土
直上忉刹官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
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
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
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
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勤搖
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散益薪助以油
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析大木
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
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

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
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
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
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爲兵不獲如
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
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麩携以入山自
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

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
麩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疔十愈吐利脹瀉
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
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
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
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
則止而坐後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
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
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
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

稱病得除兵籍為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
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
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胷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
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不有特立
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
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
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
懼口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
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

虎有婦人置一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
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
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
寤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
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
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
物躡門以為者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
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
使人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
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旣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功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旣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午之旣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文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全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若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為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為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

續坡集 卷七十五 十一
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
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
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
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
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
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鐮刃兩骨相值其
閒不令如扣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
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
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
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

子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
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
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
興國畜駿騾爲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
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沂
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
於黃州載蘇公爲我謝之子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
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
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
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

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
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
能又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
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叙三首

類篇叙

范景仁
詩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
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
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
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

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刑也而待之以類篇
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
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
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
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
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
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
登龜取龜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
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
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

足洽者凡為類篇以說又為本而其例有人一曰學
 規同部而訥寄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
 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
 曰叟之在草今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
 故也四曰零古今類也而今附兩齡古口類也而今
 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
 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直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
 之附夫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
 特見也亡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
 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鸞凡集韻

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
 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編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
 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
 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凍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
 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
 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

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子之不能者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
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
洵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饋饕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
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
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旣老而念母之心不
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之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

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
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
輒讀之而嘆曰雖有伴子念關於市莫之能止也聞
父之聲則劔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
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
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
戒四十五毋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
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其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

爲飲食飯麩羹菜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諍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不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

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甫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紛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樂城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

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
止剽剥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
棘斥棄羨哉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踴躍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
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襟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衆中羣疑相戕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詼俳公德日隆歷蹈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毫徂青迄蔡而
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隣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
至凶訃端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守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陽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旣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瘳矣時實使然我
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
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
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思豈無它人君則廉之君牧吳
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告次于陳徃見姪
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
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爲實廉而不劓柔而不

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
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
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
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徃身
留遣使徃奠涕泗橫流幡絳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
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
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

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卽化容如
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
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歆歆歎息軾與弟轍皆遊
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
誠至尚饗

祭王虢州伯敷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虢州使君伯敷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
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日睢眙更笑迭瞋君在
其閒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

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輟適在是簿昔
之閒徃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謹吁夜飲不歸月墮
城隅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
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
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
惟舊親戚惟始西虢之行過我郟城慨然憂世不憂
死生訃來自西驚悞不信車過城東徃奠不辰追懷
平生哭于寢門漬酒東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姑

續坡集 卷二十六 四
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
庀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履以就方進
豈惟古人剪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毫期不亂子孫
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八吊於廬今者
卅旒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竄而有知
嘉此試意尚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
莫復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
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

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
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嘉皎然
有告不祥凶訃在門淒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
公嗜讀書贍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
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
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
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

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
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
衆盟見公所爲徒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
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
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跪以死帝知
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
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
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旣消衆屈
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
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

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志蒿隗之間穎湜之測有廬
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旣成旣上疾亦
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
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
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
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巳丑具官蘇
轍其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
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踈長育成材公志

不殊警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旣苗
且實物自函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
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旣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
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
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駟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
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干朝觴豆甚微懷想
則勞且謁且辭裴回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
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節旣冠

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
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
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
弟昆一畝之丘三人終焉弱予僅存始行而言自今
以往見此而已予撫予育曰比汝後庶幾鬼神憐汝
無罪昇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丈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
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鬚邦家之光旣謝於朝偃息
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

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繾綣王事出入
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
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
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
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
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
純一公准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
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史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

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
睢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
知公友兆東圻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
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
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
某守土于茲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
牒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非薄惟愧矣
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為厥初
磐栢亦躡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
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
不行輦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
昏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
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遣奠有時泗涕
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

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幡留連列
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
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為夢寐之頃士
夫殞涕道路興嗟其比綴未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
涕泣長辭攀望靈輿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
開畧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便
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
斥就南屏磐栢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
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

綱目集 卷之二十六 九
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
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
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
在左曰予惇惇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遄反洛師授之宛在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禁如絲絜比如櫛治亂
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
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
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吾意龍衮蟬冠遂以往襚公之
初來民執弓矛逮公來歸旣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
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
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嚮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搢紳茗頴
方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
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嘻行路興歎精誠
未民來舉一觴嗚呼尚嚮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
之神呼嗚呼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

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
罔不咸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青導迎和氣
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求保神之休無斃
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
至逮茲解去兩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
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繫神之舊獲免罪
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尚饗

右辭大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駕不才所至

輒繕其學官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
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
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
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

右辭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麗甘澤膏潤下土今茲
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
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為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為雨
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

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

古禱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
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
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
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粵茲耆艾稽自來
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
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
告是用祗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處無所逃罪民
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
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求事神無斁尚饗

續坊集
右禱大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
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為命今茲歲
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
饑菽粟滿野淫雨為害豐沛庠下鞠為瀦澤暑雨方
作晴未可覩雨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
告惟神奮自茲上埽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俯
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郵驅除陰雲導
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

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
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
稷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為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
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
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雨并害之
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
困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
使秋稼畢登宿麥咸熟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

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而耕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幹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况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藪備其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口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

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迨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于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旣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叙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早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赦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圉圉填充粵自茲夏農穫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瀆荏菹禾黍鞠為汗澤秋氣方始田

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藝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斁尚饗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滿盈淤田棄水相繼為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為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尚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

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
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為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
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
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造以卮酒特羊致
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
長是色即神舊邦蒙神之休兩暘以時稼穡大熟賦

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
致疾癘寒熱為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卧者過半迄
茲痊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壓瀆卒保康又皆
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
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厲旱氣
充塞五種失執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
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

怒未怠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
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燾日月宿耀靡不臨照
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
與道為一袪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
亦俾我守臣閒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百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
而淫雨為沴秋稼殄瘁淪為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
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為此禍吏實不
德得過於神胡為歿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

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逐屏
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既獲且耕亦有
高廩以杞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
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
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為
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
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
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

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
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
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
蒙大賜

樂城集卷第二十六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勅具官林希朕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
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
試以書命而行已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
以書毀往涖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揚楚方飢仰食隣境朕
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

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遺其究乃心以底成效
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
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
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握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
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朕將
觀爾于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豈
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此族之後嘗爲
部使者矣而不閉于家厥贅達焉法不可置徃卽南
服尚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
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憺五溪之走集民夷

雖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
爲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
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
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
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
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

故政無不修孝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蕪此二
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
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
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
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况其左
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
成之慶國有常憲尚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璟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鄆州

勅昔我神考收擢儁良真子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
綜萬幾之繁狀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
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
之又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
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
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
臺之要付以新郵之雄加秘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
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
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
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
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傳以習於園廟復命
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
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
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
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徃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
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閱之爾

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度幾士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牽之節其跡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

之術行之略書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掇薄劔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嶠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眎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為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優有善狀故使紘治予廩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待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其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為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為忠慤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朕意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勒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羸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踈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待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
之壯兵屯倉粟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
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勅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
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緩臣鄰
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
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
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
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緩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遠

吳越之通塗仰足以分子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
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時而
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
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
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爲生與魚
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

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
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
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涖官如製美錦以煩手
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
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
舊德習於為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
無棣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
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
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雜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
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某蚤
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假威名懾於西
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
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
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
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險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
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
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
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
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
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
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
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綱
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旣稱治辨矣勉旣厥心以
觀來效可

陶世廷

弼系弼死於順州

邢選

吉子吉死於盜

各補三班階職

勅陶世廷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
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團

勅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踈爲
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
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
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
又勞當遷往祗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內外之
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勅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雋
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
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
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
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後復陳堯舜之道

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
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績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
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
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畱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號州

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郃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
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
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諱

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
叙今叙右千牛衛將軍

續城集 卷二十七 十一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恩不廢叙
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咎可

黃履磨勘改朝請卽

勅漢孝宣帝厲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
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况積勞之久於法當
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
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叙聞其
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
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
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
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
意可依前牛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
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
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
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馬門極邊蜜邇獯鬻朕方懷柔
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

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勅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懼余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史與比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內臣馮景

見任文思副使中興以園業獻安仁保府人曾得銀鼎父亡詐認園地

降一官

勅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勅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權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為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繇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勅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繫已平政理訟期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息未定京西俗窶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爲郡條教不煩徃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勅具官某將師治邊以軍政爲重王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徃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闢其憲令吏緣是爲奸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徃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閣門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羞之毫毫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隲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以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然自守浮沉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爲耻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閉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涖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覆之正矣其弊也事徙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未流頽弛而莫振惟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鄒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旣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信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辨見

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積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賓狐之會地雜礫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

自陝漕徙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羗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比顧之憂於是為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

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樓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朕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旣嘗爲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爲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旣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郊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勲舊崇尚寬

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雋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矜咸舉其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徃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旣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

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任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
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
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
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
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
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
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
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待已
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傳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
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
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
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
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弟之性蚤爲御史議禮不阿
中列諫垣言政多悟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
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
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
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卽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
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
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
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
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
件

蔡卞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

意灼見吏民情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
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
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
旣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
水旱有流下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
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
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摘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
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厲精求治

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
克為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
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
吳郡生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
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
東南之要往涖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

確山縣尉獲賊二十一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

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為能
吏之勸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